

李自成



一精补本一

姚雪垠 原著
俞汝捷 精补

四·风散入云悲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李自成



—精补本—

姚雪垠 原著
俞汝捷 精补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四·风散入云悲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自成(精补本)·四/姚雪垠原著,俞汝捷精补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599-6

I. 李… II. ①姚…②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2431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装帧设计:敖 露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30 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18 千字 印数:1—12000 册

定价:168.00 元(四本)

本册定价: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崇祯十六年冬,李自成从米脂回到长安,立即准备进攻北京。十七年正月初三,他亲率大军渡黄河,入山西,破太原,过大同,一路所向披靡,于三月十七日顺利抵达北京城下。当大顺军进逼之初,崇祯曾考虑逃往南京,因部分大臣反对而未果。围城时刻,他仍有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,但很快破灭,最后不得不在煤山自尽。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。

住进紫禁城后,李自成纳窦氏为妃。此时群臣忙于“劝进”和演习登极大典的礼仪;刘宗敏用酷刑向明朝的勋戚、官员们追赃;大顺军进京后纪律迅速败坏,城内不断发生抢劫、强奸案;于是谣言纷起,大顺政权很快失去人心。吴三桂也拒绝了李自成的劝降,准备向清方“借兵”,而掌握清国实权的多尔袞早就虎视眈眈关注着关内局势。陶醉在胜利中的李自成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,决定推迟登极,亲率并无优势的军队往讨吴三桂。就在出发前夜,由他亲自赐婚的费珍娥于洞房中刺杀了他的爱将罗虎。

四月,多尔袞怀着独霸中国的勃勃野心,亲率大军南征;途中接到吴三桂“借兵”的来书,果断地改变路线,直奔山海关而来。吴三桂在两面夹击的情势下,不得不投靠清方。李自成率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在山海关初次接战,互有伤亡。第二天两军再度交锋,激战方酣,清兵铁骑突然冲出,大顺军英勇拼搏,死伤惨重。李自成率败兵退回北京,匆匆登极后,又匆匆撤离。

退往陕西途中,大顺军又连续败绩,原已投诚的明朝武将大都投降清方,原归大顺辖治的地方纷纷反叛。李自成变得褊狭多疑,错杀了李岩兄弟。

多尔袞进北京后,藏匿在民间的窦妃被发现而自尽。几个月后,崇祯太子被捕。由于多尔袞要将太子问成“假冒”,以绝后患,而主审官钱凤览和众多百姓一心要救太子,于是围绕着案件审判,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。

潼关失守后,李自成放弃长安,退往湖广。一路士气低落,牛金星父子潜逃。当大顺军从武昌逃至富池口宿营时,遭到紧追不舍的清军的夜袭,刘宗敏、宋献策被俘。李自成率残兵继续奔逃,途中又屡遭清军和乡勇截击,最后单人独骑殉难于通山县境的九宫山麓。

十九年后,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上,高夫人同尚炯一起回顾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历程,也谈到张献忠之死和他死后大西军的抉择;恰好红霞寻访至此,又获闻了红娘子上王屋山出家为尼的经过。八月中旬,茅庐山守军与清军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惨烈的战斗,高夫人、李来亨等悲壮地自焚。

目 录



一、甲申初春(第一——五章)	001
二、围城时刻(第六——十章)	048
三、崇祯皇帝之死(第十一——十二章)	100
四、李自成在武英殿(第十三——十七章)	124
五、招降失败(第十八——十九章)	174
六、决计东征(第二十——二十四章)	189
七、多尔袞时代的开始(第二十五——二十六章)	234
八、兵败山海关(第二十七——三十二章)	256
九、悲风为我从天来(第三十三——三十七章)	310
十、太子案始末(第三十八——四十一章)	355
十一、巨星陨落(第四十二——四十九章)	389
尾声(第五十——五十一章)	450
后记 / 俞汝捷	473

甲申初春



第一章

李自成在去米脂祭祖期间，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。有些照例的公事，本来可以由中央主管衙门办理，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。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，也就是“甲申历”，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，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，但他也要亲自看看。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，是皇权的象征。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，实际上已是皇帝的身份，只欠正式登极罢了。所以，他十一月下旬得到已经刻印好的“甲申历”，十分高兴，不顾鞍马劳顿，就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。他望着黄纸书笺《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》一行红字，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，充满心头，不觉为之陶醉。

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，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等迎接在一百里外，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。田见秀等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，都到三十里外接驾。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，也有千人以上，跪在城外接驾。李自成骑着乌龙驹，缓辔徐行。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，香炉中烧着檀香，轻烟氤氲，香满通衢。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，擎着一把黄伞，走在他的前面。沿路都净了街，断了行人。当然也有父老想看一看他们，就跪在街边，伏下身去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，李自成忽然想起当年在商洛山中的日子。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，骑马出来，将士们和穷苦百姓如何拉着他的马头，围着他欢呼，跳跃，流着眼泪。这情形忽然回到他心头，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。今日这般景象，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“出入警蹕”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从他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。唉！来之不易呀。

到了午门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，丞相、军师、汝侯刘宗敏于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。

一更刚过,刘宗敏等遵旨来到。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。会议一开始,他就向刘宗敏问道:

“你已经决定在几天动身吗?”

“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,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,二十日从长安动身。东征的人马,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待命。少数部队,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。”

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:“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,几天前孤已经在路上看了。还需要改动么?”

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。听到李自成询问,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,回答说:

“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,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,然后才上奏御前的。但这是第一道东征檄文,关系极其重大,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,御笔改定,方敢刻版印刷。”

李自成轻轻点头,从御案上拿起文稿交给军师,说:“好,你坐下慢慢念一遍,我们大家细心地听,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,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,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,念道:

“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……”

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:“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?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,你们再斟酌一下。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,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吗?”

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:“汝侯此次出征,为大顺朝夺取北京,建立万世宏业,至为重要。臣等遵照皇上面谕,几经研究,商定这个称号,并经陛下批示同意。虽说前代无此名号,但我朝隆兴,对前代有因有革,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。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,可以不必再改。”说毕坐下。

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:“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,不需再改。起初臣等商议,用‘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’,皇上用朱笔圈去‘钦命’,改为‘倡义’二字,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,深佩皇上天纵英明,识见过人……”

李自成笑着说:“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。孤只是想着,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,诛灭明朝,这‘倡义’二字还不能丢掉。等到了北京,举行登极大典之后,再改用‘钦命’二字不迟。好,献策,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道:“如今捷轩已经封侯,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,用‘提营’二字比较恰当,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。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,可是皇上说过,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,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,实际职同大将军。”

刘宗敏说:“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,今年三月已经被斩,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,然后说道:“你将檄文念一遍,如没有改动之处,就连夜发下去,赶快刻版。要多印一些,务使沿路各府州县的官绅百姓家喻户晓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,重新捧起檄文稿子,从头念道:

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:自古帝王兴废,民兆于心。嗟尔明朝,大数已终。严刑重敛,民不堪命。诞我圣主,体仁好生。义旗一举,海宇归心。渡河

南而削平豫楚，入关西而席卷三秦。安官抚民，设将防边，大业已定。止有晋燕，久困汤火，不忍坐视，故特遣本首总，于本月二十日，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，分路进兵为前锋。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，审时度势，献城纳印，早图爵禄。如执迷相拒，许尔绅民缚献，不惟倍赏，且保各处生灵。如官兵共抗，兵至城破，玉石不分，悔之何及！

后边日期写道：大顺癸未十二月×日。稿头日期空着，等将来印成之后，用朱笔填进去。突出的是已经不用崇祯年号，只用干支纪年。

李自成听了以后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，微笑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稿子后边的上方，写一个“可”字，交还军师。向牛金星问道：

“那北伐诏书的稿子，可拟好了么？”

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，臣已吩咐几个文臣拟就。今日又讨论一遍，改动了几个字，明日早晨即可送进宫来。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，尚有二十多天，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，孤已经在路上看了。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，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，通告全军上下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臣等认为，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，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，所以不须行遣将令。汝侯到韩城以后，可代皇上行誓师礼，宣布文告。”

牛金星接着说：“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。此是最后一仗，直捣燕京，一举而灭亡明朝。燕京一破，陛下登极，传檄天下，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勘定，所以东征全军誓师，必须隆重举行。”

李自成心中兴奋，自己从御案上拿起文告的稿子，重新细看。看到一半时候，忽然念出声来：

……不穀以渺渺之身，起自银川，兵威所至，壶浆竞迎。兹者三秦底定，定国关中；兴师东渡，直捣燕京。指日戈归牧野，马放华阳，长安定鼎。与万民同登衽席，岂不休哉！

凡尔将士，共宜各舒忠愤，用集厥功。其有摧锋陷阵，勤劳懋著之士，裂土分茅，锡之带砺。其或奸宄携贰，及傲狠违令者，国有常刑，法将难贷。

凡尔将士，共喻此意，勿焚我庐舍，勿虐我黎民。惟今约誓，其各勉旃。

李自成念毕文告，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一“可”字，随即向刘宗敏说道：

“孤本来很想同你一起渡河，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你先走吧。按照既定方略，你替孤提督各营，扫荡三晋。我们在平阳见面，一起从太原北上，从大同往东，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倘若一路顺利，不耽搁时间，看来三月初十左右，可以到北京城下。我如今担心的是，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？要是他逃往南京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孤想，崇祯顾虑很多，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。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，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，截断了运河。董学礼投降之后，陛下将他

由副将升为总兵,已经准备护送武愆前往淮阴等处。崇祯听到山东、淮北局势已变,必不敢逃往南京。除非从海上逃走,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。”

李自成问道:“这个武愆如何?”

牛金星回答说:“武愆是进士出身,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,可是也有一些名气。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,仰赖陛下声威,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,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。日后下江南的事,并不靠他。只等北京一破,崇祯亡国,陛下命一上将,率军南下,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,江南可传檄而定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道:“平定江南之后,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,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。”

如今离新年只有一个月了,许多事情都要忖度制定,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,所以李自成留在西安这段时间,特别忙碌。按照所谓“五德终始”说,大顺朝定为水德王,服色尚蓝。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,一品一朵,直到九品九朵。还有避讳的字,凡是犯了他的三代名讳的字,都得改用其他的字代替,或者改变笔画。他自己的名字“自成”,是十分常用的字,如果都禁止使用,将给天下臣民造成很大的不便。所以他宣布:从甲申年元旦起,将“成”字改为日字头下边带成功的“晟”字,这样“晟”字就不必避讳了。总之,凡是改朝换代时所必须做的事情,他和大臣们都考虑到了。至于文武官制,在襄阳时已经制定,如今又加以修订,更加严谨。

改革币制,也是一件大事。明朝的钱币虽然还可以继续使用,但必须尽快制造大顺通宝来代替。自天启年间以来,明朝因为国库枯竭,制造了很多又轻、又薄、铜质又坏、带着不少眼的小铜钱,民间称之为麻钱或皮钱。所谓麻钱,是指钱面不光,带有沙眼,像脸上的麻子一样;所谓皮钱,是因为元朝币制混乱,缺乏黄铜,就用羊皮制造钱币,令人十分反感,所以如今人们将那些又薄又小的钱,也称为皮钱。由于天启年间的钱币质量很坏,各地伪造钱币之事愈来愈不能禁止,银价日趋昂贵,钱价日趋低落,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江南苏州一带,民间曾经拒绝使用天启钱,酿成很大的风潮。李自成深明此弊,所以在商洛山中时,有一次他带病到麻涧去,特意叫亲兵们带去许多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铸造的厚敦敦的大方钱,散给麻涧百姓。进入西安之后,他就下令成立宝源局,暂时隶属户政府,专门铸造又大又厚的永昌钱。已经铸出了一部分,只等甲申改元以后使用。可是铜的来源很困难。李自成看了户政府的奏本,只好决定收集民间铜器,输送宝源局。虽然这事免不了骚扰百姓,但是也只好这么办了。

腊月十八这一天,李自成来到坤宁宫闲坐片刻。高桂英带着抱怨的口气说道:

“皇上,你每日忙着军国大事,还有一些该办的大事竟然全忘了。”

李自成问道:“孤忘了什么大事?你怎么不说呢?”

高夫人就说道:“常说: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能不能在你出征之前,将几对婚事办了,了却我们的一点心愿?”

李自成恍然想起,说道:“啊?你说的可是双喜和小鼐子他们的婚事?”

“是的呀,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?今年春天得了襄阳之后,我想替孩子们完了婚事,你说不用忙,等破西安再说。如今已经来到西安,还不替他们办喜事,难道又往后推,推到进了北京以后,回来办么?”

李自成一时不能决定，仍然觉得目前马上要出征，没有工夫处理这些小事。皇后见他不表示意见，又催促说：

“男孩子年龄长一点不要紧，可是姑娘们就不行了。俗话说，好花能开几月红。难道要等她们的青春过完了，才打发她们出嫁么？拿慧英来说，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。倘若在官绅庶民家里，前几年就该出嫁了。就因为跟在我身边，过着戎马生涯，就把她的婚事耽误了。还有慧琼，最好也同慧英一起办了吧。”

自成仍在想着军国大事，心不在焉地问：“慧琼出嫁的事也要赶着办吗？”

高桂英说：“不仅是为着慧琼，也要从小甯子身上想想。原来是想把慧梅许配给他的。后来，哎，没料到同军师做主，硬拆散一对好姻缘，将慧梅嫁给了袁时中，活活地送她到死路上，小甯子能不伤心吗？他若如今看着双喜成亲，他不能成亲，他的心中会好过吗？”

李自成直到这一刻，才重视皇后同他商量的事。忽然笑起来，摇摇头，说道：

“为双喜和小甯子完婚的事，要紧是要紧，可是如何办得及呀？捷轩后天一早就要离开长安出征，决定命张甯随他一起。我看，出征事大，为张甯完婚的事缓一缓办吧。”

“皇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命张甯随总哨刘爷东征，我只为他请假数日。二十二是个吉日，双喜和张甯都在这一天完婚。张甯的亲兵营随大队先走。张甯二十二日完婚，二十五日快马追赶，来得及在韩城参加誓师，然后同大军一起渡河。我替张甯请假数日，我想捷轩也会笑着点头的。皇上，你看这样办行不行？”

“二十二日……只有几天了，准备能来得及么？”

高夫人说：“准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只要你点头就是了。”

“好吧。孤顾不上管这些，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李自成站起来要走，但又笑着说：“王四已经与左小姐成亲，不用操心了。罗虎这孩子有出息，如今也很得力。等孤进北京之后，在众多宫女中选一个美貌又通文墨的宫女，送给他做妻，一定会使他满意的。”

高夫人说：“皇上到了北京紫禁城中，看见有出众的美色，不妨选几个服侍皇上。日后咱们大顺朝的后宫中，同样也需要妃嫔成群。”

李自成不明白高桂英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好再说话。忽然看见像是王长顺站在坤宁宫的祯祥门外，便向一个宫女问道：

“那是不是王长顺？”

宫女躬身奏道：“是王长顺。他在祯祥门外已经等候一大阵了。”

“唤他进来，看他有什么事儿。”

听到传唤，王长顺恭敬地走进祯祥门内，从汉白玉甬路的左边来到坤宁宫的台阶下，整整帽子，然后从一边登上台阶，在门槛外边，就赶快跪下叩头。

李自成用亲切的口吻说道：“长顺，站起来吧。你给皇后带什么礼物来了？那蓝缎包袱里沉甸甸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王长顺站起来，小心地跨过门槛，走进坤宁宫正殿，重新跪下，打开蓝缎包袱，露出一对金黄耀眼的崭新马镫。他双手捧起来一只马镫，呈给李自成，又捧起来一只，呈给高桂英。这新马镫，每只两边是两条龙，龙头朝上，合在一起。龙头、龙尾连着马镫，龙口半张，口中含着珍珠。这珍珠能在口中滚动，却是取不出来。李自成夫妇欣赏着新马镫，

十分高兴,连声称赞。李自成问道:

“好哇长顺,你叫谁做的这一对金马镫? 这么精致。”

王长顺仍然跪在地上。因为受到夸奖,激动得噙着眼泪,说道:

“皇上,你忘了? 攻进潼关之后,有一次我摸着皇上的马镫说:‘这马镫呀,原来是别人用的旧东西,从你起义的时候接着使用,到如今又用了差不多十六年,有些地方已经磨废了。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,这马镫也该换新的了。’皇上那时候笑着说:‘你换吧,到长安以后换吧。’我说:‘陛下是真龙天子,新马镫不能够那么素净。我想这新马镫上应该有龙才好。’陛下又笑着说:‘这是好主意,你看着办吧。’到长安以后,我就将这事交给工政府,要工政府遵旨主办了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:“哪有旨意呀? 孤没下旨呀。”

王长顺说:“皇上要我看着办,这就是圣旨。皇上说出一个字就是金口玉言,就是圣旨。”

李自成看一看他,笑着点点头。

王长顺接着说:“等我随皇上从米脂回来,啊,不叫米脂,从天保府回来,工政府主管这事的官员将图样给我看了。我看了很不错,就催他们赶紧日夜铸造,外边加上鍍金。皇上,你看这镫子可中意么?”

李自成说:“中意,中意! 长顺,换新马镫的话,你对孤说的时候,孤实在没有在意,只是随口答应,事后全忘了。不料你倒是认真去办了。”说毕,望着皇后哈哈大笑。

王长顺说:“天子无戏言。纵然皇上说出一个字,也是圣旨。小臣到长安后,怎敢忘记呢?”

李自成说:“好了,不用你亲自动手。你去吩咐人将乌龙驹的马镫子换了,将旧镫子送给宝源局,做永昌钱吧。”

“不! 陛下,那一对旧马镫,要在御库中当宝贝珍藏起来,千秋万代传下去,使后代子孙知道陛下在马上血战了十五六年,得天下很不容易呀。”

李自成顿时收敛了轻松的笑容,同皇后交换了眼色,不觉点头。皇后对王长顺说:

“你说得很是,这一对旧马镫要存入御库,作为咱们大顺朝皇家的传家之宝,让一代代皇帝都莫忘这江山得之不易。”

王长顺又说:“臣已经要工政府官员们为娘娘照样铸造一对鍍金马镫,每只马镫上有一对凤凰。”

李自成说:“皇后的马镫不要做了。以后天下太平,皇后是一国之母,在紫禁城中要乘凤辇;出紫禁城要乘法驾。再也不用骑着马,随军打仗了。”

王长顺恍然省悟,赶快叩头说:“小臣一时糊涂,忘记皇后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骑马打仗了。我真是糊涂! 请陛下恕罪。”

皇后笑着说:“你不要害怕。倘若不是皇上提醒,不要说你,连我也没有想到我以后不会再骑马了。”

李自成嘱咐给王长顺重赏,随即离开坤宁宫,召见大臣们商量出征的事去了。

刘宗敏走后两天,即腊月二十二日,是一个喜庆的日子。大顺皇上手下的两员爱将,同皇后身边的立过许多汗马功劳的两位姑娘,由皇上和皇后亲自主持,丞相和军师

为媒,今日要拜堂成亲了。

长安城中的官绅士民人人尽知,张鼐已经封了侯爵,李双喜是李自成的养子,目前虽无封爵,可是等攻破北京之后,江山大定,李双喜和李过都可能封为亲王。张鼐自从受封义侯之后,李自成就送给他一处很大的住宅。虽然侯府还在草创阶段,但是府中已经有许多奴仆,经常车马盈门。双喜仍然住在紫禁城中。为着成亲,李自成拨给他一处住宅,原是一座郡王府,就在紫禁城附近。

喜事办得十分风光。李自成夫妇对男女双方自然有许多赏赐,而各位大将和牛、宋等旧臣之家,不用说也都送有厚礼。至于新近投降的明朝文臣和巨绅,谁不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大顺帝后的心腹爱将?他们的礼单上不仅有金银绸缎之类,还有不少人送了双喜和张鼐所不能欣赏的名贵字画、玉器、宋瓷和各种古玩。

两天后的早上,皇后想着元旦快到了,要准备接受各家命妇和邓夫人入宫朝贺,还要准备赏赐,等等,各种事项急待安排;而慧英的出嫁,使她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头绪。

她正想念慧英,慧英就进宫来了。皇后一见,眼梢和嘴角都不由得露出了笑意。慧英到她面前跪下叩头,用温柔的声音说道:

“向母后请安!”

“你快平身吧,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慧英起身,站在皇后面前,等候吩咐。皇后含着微笑,向她通身上下看了一遍。见慧英虽然头上的花儿和首饰戴得不多,出嫁的艳丽衣裙,也换成了一般高门大户中新媳妇的日常绣花衣裙,然而从眼睛里和薄施脂粉的面容上,可以看出来新婚的喜悦和幸福。皇后看着,笑着,点着头。慧英被看得不好意思,低下头去,又用温柔的低声问道:

“母后有什么吩咐?”

“有,有。有几件重要事情必须你赶快安排,免得误了。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,皇上身边不能没有双喜。从今日起,你每日早膳后,要进宫来,帮我做事,一如往日。双喜也要每日进宫,随时听皇上呼唤。这是我同皇上商量好的。慧英,唉,没有别的人了,我只好叫你从今天起,每日白天在宫中办事了。”

“谨遵懿旨。”

“几天后就是大年初一了。这是大顺永昌元年的元旦,不能马虎。朝中和宫中都要朝贺正旦,这事你是知道的。文武百官朝贺正旦的事,有皇上呢,我们不管;可是命妇们,各位将军以上的夫人们,还有后宫内师邓夫人……”

皇后的话刚刚说到这里,忽听祯吉门口有人高声传呼:

“皇上驾到——接驾!”

皇后赶快将慧英一推,小声说:“你回避。你吩咐人将慧琼叫进宫来。”她随即走到坤宁宫正殿门外,迎接李自成。而这时宫女们、少数粗使的太监,已经在祯吉门内和院中甬路两旁跪了两行。

甲申初春



第二章

李自成将秦王府内庭正中的一个宫殿改名乾清宫,作为自己的寝宫,也是他办公和召见文臣武将的地方。晚上他办公到深夜,如果不去别的宫中,就传来一位妃子陪宿。他现在有三位妃子:在襄阳称新顺王时选了一位刘妃,出身于书香门第,粗通文墨;进长安后,选了一位陈妃,原系秦王府中的宫女,年纪十六七岁;最近去米脂县祭祖,又选了一位新妃,出身小康之家,虽是容貌很俊,却目不识丁,对外边世事也完全不懂。皇后高桂英一则深深明白,自古皇帝除正宫之外,还有各种名号的妃、嫔同侍后宫,从周公制礼就是如此;二则她也盼望后宫妃子中有人能为大顺国早生皇子,早生太子;所以刘妃和陈妃,都是她帮李自成选定的。她知道,昨夜很晚皇上才去刘妃宫中,今早天不明就回乾清宫批阅文书,早膳后又立即分别召见文臣和泽侯田见秀。皇上在紫禁城中的起居生活,随时都有宫女向她禀报。她曾在心中叹息说:“唉。国家草创,真不容易呀!”此刻她一边迎接皇上,一边在心中问道:

“他百忙中来坤宁宫有何事情?”

李自成坐下以后,对皇后说:“孤来坤宁宫不能久坐,只是要亲自嘱咐你一件事。昨晚与牛丞相、宋军师等人议定:大年初一卯时正,文武百官入宫,在勤政殿朝贺正旦;巳时正,在午门上颁布北伐幽燕的诏书。这也是一件大事,是孤第一次颁诏。初三日一清早,孤就上路。泽侯留镇长安,兼主持朝中诸事。他是个忠厚人,倘若遇到有些事他不能做主,会来宫中问你,你同他商量决定。”

高桂英笑着说道:“皇上,咱们从前谈过多次,一旦打下江山,建立新朝,第一不许重用太监,第二避免后宫干政,第三要抑制贵戚。所以自从破了洛阳,有许多事我都不过问了。你在襄阳称新顺王之后,我更不愿过问军国大事。如今陛下如此吩咐,岂不违了我们原先

常常谈论的话？”

李自成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事情难办哪！从六政府衙门算起，如今差不多所有的文臣都是新投降的明朝官吏。几个月之前在襄阳投顺的已经算是老资格了。”

他忽然放低了声音：“这些文臣未必都同我们一心，其中有许多人是为着他们自家的功名利禄来的。如今朝廷的制度还不完备，加上孤离开长安东征，牛金星和宋献策、李岩都随孤前去，留在长安的众多文臣，难免不各自营私。倘若玉峰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朝中事情就好办得多。可他是一个有名的老好人。万一人们瞒着他营私舞弊，乱了朝廷规矩，孤担心他宽厚有余，威严不足。所以孤嘱咐他，有困难的事情不能决定时，可以进宫来同你商议。这不算后宫干政。”

他又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这是一时的权变，不是长法，等孤从北京回来，就不让你过问朝内的事情了。”

“皇上，你原定在初五颁诏，初七启程，为什么忽然决定提前了？”

“怕的是耽误了破北京的时间，夜长梦多。”

“你听到了什么意外风声？”

“如今并没有听到什么意外风声。不过，有三件事让孤担心，不可大意。”

“哪三件事令你忧虑？”

“我们都担心崇祯会将一部分守宣化和大同的人马调回北京守城，使我军屯兵坚城之下。万一一时不能攻克北京，事情就不顺利了。”

“第二件事呢？”

“崇祯不惜割地给满鞑子，调回关宁的铁骑救北京。”

“还有第三呢？”

“崇祯万不得已时，留下几个重臣守北京，他自己走山东一条路，逃往南京。”

高桂英也觉得皇上的担心很有道理，想了片刻，说道：

“皇上，听说你到北京去，只率领二十几万人，号称五十万，何不多带些人马前去？”

“近半年多来，我们的人马很快占领了河南、湖广、陕西，又向东进到山东境内，哪儿不需要兵？原来有几十万人马，不分散很够使用，一分散就力量薄了。像我们离开湖广以后，德天府、承天府、襄阳府不是分散了很多兵力吗？现在湖广、河南的许多府、州、县局势都不很稳，有许多人在左顾右盼，伺机而动。能够反叛，他们会反叛的。孤心中明白，牛丞相、宋军师他们也很明白，困难就是兵力不够，无钱养兵呀。”

高桂英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呀！如今各地城乡残破，灾荒遍地。养兵多了，老百姓负担沉重，更是没办法活下去。”

李自成接着说：“这些年户口大减，许多地方生产也没有恢复，多养兵很不容易。所以这一次只带二十几万人出征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，只能如此了。好在取胜不完全靠兵力，主要是靠……”

高桂英接着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是靠皇上的声威，也靠老百姓盼望着你去救他们，好像我们到河南的时候那样。要是这样，人马带得不多，看来也不会遇到大的困难。就怕在北京城下屯兵太久，也怕崇祯把关宁的兵调回北京。前几天同红娘子谈起这事，她说林泉有此忧虑，不知跟皇上说了没有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在群臣商议的时候，林泉曾说出他的担忧。不过，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

法,认为只要我们进兵迅速,路途没有耽误,拿下北京就没有问题。至于大同、阳和各处的明朝边兵,据白广恩他们看来,是都会沿路投降的。”

高桂英心中放宽了,就说:“既然他们说沿路守将都会投降,我就放心了。”

李自成又说道:“目前明朝在山西的兵力很空虚。山西巡抚蔡茂德,我们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,他也在开封。那时候他是河南右布政使。这个人是一辈子吃斋念佛,根本不懂得打仗的事。所以我军过黄河以后,必然一路无阻,到处迎降。一破太原之后,我们的大军走大同、阳和、宣府这一带,进居庸关去攻北京,路上不会遇到大的阻碍。崇祯总想在这条路上阻止我军前进,就不会将这一路的守军调回北京。宋军师是这样看的,喻上猷他们也都赞同军师的看法。孤特意将白广恩、左光先这些明朝旧将都带在身边,就是为的招降沿路的守将。也有人建议,要孤出武关,走真定,攻取北京,路途较近。可是那样进兵,崇祯就会把宣府、阳和、居庸关的兵调回北京。看起来路近,攻北京反而不容易了。”

高桂英更觉放心,说道:“这条路我从前都不知道,你说出来我也不很明白,只要大家都是这么看,我就放心了。看来你率领这二十几万人也就够了。”

“实际上到北京城下的时候,大概不会超过十万人马。”

“啊?不会超过十万?”

“过阳和之后还要分兵呀……此刻孤没有工夫同你详谈了。”

“万……”

“不妨事,我们议论过了。目前向北京进兵,除你刚才说的,靠我的声威招抚沿途官绅军民之外,还有就是明朝已成崩溃瓦解之势,不堪一击。我们预料,崇祯瞻前顾后,加上朝廷每遇大事争论不休,不等他调回关宁精兵,我们就已经破北京城了。北京一破,明朝的江山换了主人,关宁兵就不敢来了。”

高桂英笑着说:“但愿上天看顾,皇上此去一路上势如破竹,赶快攻入北京吧!元旦颁北伐诏书的事,那诏书可已经准备好了?”

“已经准备停当。可是诏书写得太文,老百姓很难读懂。”

“为什么不写得浅显一点,让不识字的人一听都能懂得?像几年前攻破洛阳的时候,李公子写的《九问》、《九劝》,连我也能背下来。”

李自成笑一笑,说道: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:‘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。’牛启东几个文臣一定要将诏书写得越典雅越好,越古奥越好。他们说,不能光想着小百姓能读得懂、听得懂,重要的是这诏书要像是大顺开国皇帝的诏书,不能使明朝士大夫耻笑我朝中无人。他们还说,这诏书以后要载到国史上的,要传至万代,非写得十分典雅不可。牛启东他们说这话,也有道理。如今孤身为一国之主,建立了新朝,也只能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。老百姓听不懂也只好算了。”

“不让百姓都知道皇上出师的宗旨,不是也不妥当吗?”

“也有一个补救办法,孤已经对他们说了。等到破太原的时候,孤再发一道上谕,一定要写得使老百姓都听得懂,像《九问》、《九劝》那样浅显。”

“对,对。皇上虽是真命天子,可咱们十辈子都是庄稼汉,自己也是穷百姓出身。起义的宗旨是为救天下黎民,请皇上到山西再补发一道使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上谕。”

“如今你留在长安,身上担子很重,身边不可没有得力的人。慧英虽然出嫁了,还是

命她每日进宫听你使唤才是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刚才我正在同她商量如何朝贺元旦的事。听说你来到坤宁宫，我叫她赶快回避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回避？有些事也需要她知道哇。”

“皇上，你忘了，她一同双喜成亲，就变成了你的儿媳，岂有儿媳见公公不回避的？”

李自成猛然明白，不觉哈哈大笑。高桂英也笑了起来。

李自成走了以后，慧英进来，向皇后问道：

“父皇来有什么吩咐？”

皇后说：“皇上离长安的日子提前了。初三日一早启程，留在长安的文武百官都到灞桥送驾。双喜要随身带的衣物，你都赶快替他准备。还有，皇上命你每天进宫办事，像往常一样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倒是皇上先说出口了。”

慧英听说皇上提前动身，双喜随驾，不由得心中挺不是滋味，但是她没有露出来一点形迹，赶快问道：

“母后，宫中朝贺正旦的事，应该如何准备？”

皇后说：“十来天前，礼政府送来朝贺正旦的仪注，还有进宫朝贺的各家夫人的花名册，你都看见了。刚才皇上说，可以由你同我斟酌。按我的意思么……”

慧英望着皇后，等待吩咐。她又不由得想起双喜初三一早就要跟皇上出征了，又一股惆怅情绪涌上心头，暗暗地叹道：

“只有几天的恩爱日子，白天也不能厮守在一起！”

高桂英想了片刻，接着说：“咱们新朝的各家夫人多是穷家小户出身，谁懂得皇宫中怎样行礼？好比临上轿才去裹小脚，裹也来不及了，反而寸步难行。何况宫中没有女官，鸿胪寺的官儿们又不能来到后宫，谁能教大家演礼呢？如今要大家按照皇家的规矩进宫来朝贺正旦，岂不是故意要婆婆妈妈们、婶子大嫂们来坤宁宫闹笑话？”说到这里，她自己忍不住“扑哧”笑了，连慧英也笑了。

“到底怎么办呢？”慧英问道。

“怎么办？我们莫去管礼政府拟定的仪注，今年还按民间习惯的老规矩办事。你安排好，初一五更，各家妇女都进西华门，轿子要停在西华门外。只有少数几位夫人可以在西华门内下轿，将她们都带进祯祥门内，坐在屋中烤火。然后，分批引进坤宁宫正殿，向我朝拜。一概不留下吃饭、吃果子。不管谁对我拜年，她们都跪下磕头，我都不还礼，也不说话。慧英呀，这同往年是大不一样呀！可是已经熬到今天，坐在皇后宝座上，我纵然想还礼，想拉着她们嘻嘻哈哈地坐在一起说说话儿，亲热一番，也不能了。慧英，你说么？”

“娘娘自然是不能还礼的，要讲究君臣之分嘛。”

皇后接着说：“你今天就要将名单编排出来，编排就绪以后，送上来让我看，然后送往礼政府传谕各部事先通知，好作准备。还有，对各家应该有赏赐，也要拟出一个清单，呈给我过目之后，赶快准备。男的大臣不进后宫来，可是有的是在我眼皮下长大的小伙子，他们请求入宫朝贺，那就来朝贺吧。像罗虎、王四这些小将们，能够说不让他们进宫么？”

“还有来亨。”

“是呀，还有来亨……只要进宫来都得赏赐。这般小将们如今见得多了，眼眶大了，赏赐的东西寒酸了，能够行吗？都不能寒酸，这是咱大顺朝第一个元旦佳节呀。”

“母后，健妇营怎么赏赐？”

“你斟酌办吧。不过，你红娘子大姐要同各家夫人一样的赏赐。”

皇后望着慧英走出后宫，忽然又命一宫女将她叫回。高桂英想到，后宫内师邓太妙除元旦赏赐之外，还要在节前送去几色礼物，以表示尊师之礼。慧英问道：

“邓夫人虽是后宫内师，毕竟还是臣下，皇后赏赐她东西，能够算是送礼吗？”

高桂英对慧英望了一眼，笑着点点头，心里称赞慧英明白事理，随即说道：

“你可以请吕二婶速速进宫，命吕二婶随内臣一同前去，由吕二婶传话。要如何说话才合乎体统，你教教她。我不操这个心了。”

慧英略一思索，随即说道：“吕二婶应该说，‘皇后懿旨，念邓夫人在后宫讲书辛苦，欣逢元旦佳节，特赐彩缎、古玩、字画、文房四宝等物，略表尊师重道之意，务必入宫谢恩。’母后，这样传娘娘懿旨行么？”

皇后笑着说：“唉，你这姑娘果然习练好了，竟然能出口成章。好，就这样让吕二婶传谕去吧。”

慧英下去不过片刻工夫，慧琼进来了。她向皇后磕了头，跪在地上问道：“奉娘娘呼唤进宫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高夫人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你起来吧，慧琼。不要跪在地上。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

慧琼又磕了头，站起来走到皇后身边。皇后拉着她的手，很有感情地说：“你出嫁了，完了终身大事，也完了我一桩心事。可是我又不能不想你。我想着这两天张鼎忙着出征的事，又加上贺客盈门，你们一对小夫妻，自然不能亲亲热热厮守洞房。今天天不明张鼎就上路往韩城去了，你难免不心中难过。我怕你孤单单地留在侯府不是滋味，所以将你唤进宫来散心。慧英在西偏院办公，你快去她那里玩吧。”

慧琼被皇后说得低下头去，满面通红，噙着泪珠不敢滚出。她心情复杂，既感激皇后对她的关怀，又感到皇后不知道她心中的苦情，而她的苦情是没法对皇后说的。

她来到西偏院，慧英一见，就拉着她的手，看一看她的眼睛，笑道：“慧琼，小张侯只是暂时离开，你马上就眼泪汪汪，真不害臊。”

“英姐……”

“真的舍不得么？是军国大事要紧，还是你和小张侯厮守在一起要紧？”

“英姐，你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的痛苦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和双喜哥相亲相爱，怎知道我的苦处啊！”

慧英猜到八九分，小声说道：“难道他不爱你么？”

“他至今心里还念着慧梅姐，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可是慧梅姐死去已经一年多。因为慧梅姐死得太惨，他更不容易忘掉她。”

“唉！我明白了，明白了……”

“英姐，我怕是命中已经注定了。这话你可不要对皇后说。今后不管他爱不爱我，我已经嫁给他，就是他的妻子，我的心，我的身子，都是他的。倘若以后在两军阵上他有危险的